

## 論文

## 旅人文學

## 巫永福短篇小說〈首與體〉探析

俞棟祥\*

## 摘要

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鼓勵臺灣人前往日本求學，主要是為了推動臺灣現代化和加強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吸收臺灣的人才回來為日本服務。

巫永福的小說作品〈首與體〉，是其在旅日求學時期的處女作，以他熟悉的東京為場景，對當時在日本求學的臺灣菁英，在臺灣與東京不同的時空中，探討對愛情的思索，與面對故鄉中的習俗的困惑與徬徨的心態。

這些旅日求學者，所書寫的異地景象，也算是旅遊文學的一環，旅遊書寫的內容，所投射、呈現的心境，與旅人的學養、經歷及當時的時空環境氛圍是有相當的關聯。

1930年代的「旅日求學者」時空環境下的困惑心態問題。如果依此線索追尋殖民時期、戰爭時期、戰後時期等相關知識菁英份子的不同時空環境下的心靈意識，應是很有探析的範疇。期待有志之士，再來共同研究。

**關鍵字：**巫永福、小說〈首與體〉、旅日求學、時空環境

**Traveller Literature****A brief analysis of Wu Yongfu's short “Head and Body” stories**

Yu Tung-Hs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aiwan was occupied by Jap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d Taiwanese to study in Japan, mainly to promote Taiwan's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also to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attract Taiwanese talents to serve Japan in this way.

Wu Yongfu's novel "Head and Body" is his debut novel during his study in Japan, and takes the familiar Tokyo as a scene, exploring the thinking about love and the confusion and hesitation in the face of hometown custom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spaces between Taiwan and Tokyo.

The different scenes written by these scholars in Japan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part of travel literature, and the content, projection, and emotions presented in travel writing are quite related to the traveler'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The chaotic temporal environment of Japanese scholars in the 1930s. If we follow this clue to trace th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of relevant intellectual elit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s such as colonial period, war period, and post-war period, it should be a very analytical category. We look forward to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coming back to study together.

**Keywords:** Wu Yongfu, novel "Head and Body", studying in Japan,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

## 一、前言

臺灣旅日求學始於 1895（明治二十八）年 11 月，當時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於教化上，並鼓勵臺灣人將子弟送至日本求學。重要目的是使臺灣人能看到日本實際文明之樣態，其政治攏絡意圖非常顯而易見。臺灣上層階級或有能力的家庭，將子弟送往日本求學日漸形成風潮，1906（明治三十六）年旅日學生數有 36 名，至 1921（大正十）年已增至 699 名，1942（昭和十七）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已有 7091 名。<sup>1</sup>從日治初期至末期臺灣旅日求學人數的增

---

<sup>1</sup> 卞鳳奎：〈日治時代臺籍留日學生的民族主義〉，《海洋文化》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4。

加，可見臺灣旅日求學逐漸盛行的趨勢。

臺灣在日治時期（1895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政府鼓勵臺灣人前往日本求學，歸納主要原因為：

1. 提升臺灣的文化素質：日本統治當局認為，臺灣是一個文化水準較低的地区，希望透過教育的手段提升臺灣人的文化素質，讓臺灣能夠適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
2. 加強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希望透過臺灣人到日本求學，可以加深臺灣與日本之間的聯繫，並且讓臺灣人更加了解日本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制度，從而加強臺灣人民對日本的認同感。
3. 挹注人才：日本希望透過推動臺灣人到日本求學，吸收臺灣優秀的人才回來為日本服務，同時也希望利用這種方式，推動臺灣的現代化和工業化。

總體而言，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鼓勵臺灣人前往日本求學，主要是為了推動臺灣現代化和加強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吸收臺灣的人才回來為日本服務。但是每個時空環境下，每個旅人的感受不同，所書寫的文學，會呈現不同的風貌。

## 二、「旅日求學」小說〈首與體〉

巫永福（1913-2008）出生於南投埔里。筆名田子浩、EF，號永州。巫氏家族是埔里的望族。他有一首〈大埔城的呼喚〉詩中說：「……先民寫下悲壯歷史，以血淚守護城池，以勇猛抗日戰鬥最淒慘……。」<sup>2</sup>巫永福十七歲年輕時期，就從臺灣的臺中一中，轉學到日本名古屋唸中學，不顧家人要求學醫的企盼下，堅持從事研究文學。巫永福自述：「家父因為我的兄弟都唸醫科，但我堅決要讀，家父甚至威脅不寄學費給我，後由於家母說情，才繼續寄學費來。」<sup>3</sup>後來才能如願以償的進入明治大學文藝科就讀，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作家中少見的專攻「文藝專科」

---

<sup>2</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詩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2月），頁71。

<sup>3</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評論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2月），頁73。

的畢業生。

巫永福戰前發表的日文小說作品，可以得知他的作品，是有多種面向的題材。「旅日求學小說」的〈首與體〉在 1933 年《福爾摩沙》雜誌創刊號發表。後來陸續發表六篇為：1. (1934)〈黑龍〉，以兒童層面來描述。2. (1935)〈河邊的春婦〉，以鄉間洗衣婦女為主軸。3.〈山茶花〉描寫面臨傳統與自我矛盾的心態。4.〈阿煌與父親〉，以兒童層面來描述，寫對家庭長輩的依戀又期待獨立的心態。5. (1936)〈愛暈的春杏〉，刻畫人性的另一層次。6. (1941)〈慾〉，描寫臺灣新興市鎮，市民的物慾橫流等現象。

巫永福自述：「山本有三先生給我的是精神上的啟發，他是當時日本有名的文學家，和菊池寬齊名。橫光利一先生則是直接指導我寫作老師，也是新感覺派作家，強調將個人對外在事物的感覺描述出來，注重心理的描寫。小林秀雄是日本評論家，後來被稱為『評論之神』，他的言論儼然是金科玉律。他的評論有深刻的理論基礎，文字十分優美，可以當作文學作品閱讀。巫永福獎會設立評論獎，就是受到他的影響。」<sup>4</sup>

戰前的小說作品是巫永福作為文學家的起步之旅。題材多樣，人物紛繁，對小說中人物層面、精神樣貌的新穎表現，具有現代主義的風格的先驅表徵，張恆豪曾言：

巫永福小說，帶有懷疑、內省、耽思的現代色彩，善於捕捉微妙的心理變化。透過外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追索人類陰暗的原始層面。<sup>5</sup>

巫永福對自己小說中的人物書寫的傾向，在其戰後回憶錄中言道：

日據時代我的作品主要在討論人性問題，因為社會的發展主要是以人為主體的，人性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是相互的影響的，所以人的問題是社會根本的問題，要解決人的問題，就必須從人的理想、人

---

<sup>4</sup> 莊紫蓉 (1997 年) 的巫永福訪談紀錄：〈自尊自重的文學心靈〉，沈萌芽主編：《巫永福全集 18》(臺北：傳神福音出版社，1999 年 6 月)，頁 321-322。

<sup>5</sup> 張恆豪：〈赤裸的原欲—巫永福集序〉，《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172。

的慾望、人的性格上去追求。<sup>6</sup>

巫永福的小說作品〈首與體〉，是其在旅日求學時期的處女作，以他熟悉的東京為場景，對當時在日本求學的臺灣菁英，在臺灣與東京不同的時空中，探討對愛情的思索，與面對故鄉中的習俗的困惑與徬徨的心態。

如果，我們把〈首與體〉小說，視為 1930 年代「旅日求學」的旅人小說。小說是在談論身在異地環境時空下的「旅日求學」的學生，他們所面臨的瓶頸問題。小說中的人物，面對的是留在東京的往後生存競爭外（婚姻、就業、升學），也必須面對來自臺灣親人的壓力。

在 1930 年代的臺灣，「旅日求學」是許多臺灣年輕人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機會和更廣闊的人生視野，因此前往日本求學。然而，這種求學經驗往往也帶來了認同危機。

首先，留學生在日本面臨的語言和文化障礙，會讓他們感到孤立和困惑。這種孤立感，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困惑。他們可能感到自己既不是完全的臺灣人，也不是完全的日本人，甚至可能被視為「亡國奴」。

其次，旅日學生在日本受到的教育和環境，也會對他們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旅日學生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以日本為中心的，並且強調日本文化和價值觀的重要性，這可能會對他們的臺灣身份認同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旅日學生在日本的社交圈子中，也可能會與其他臺灣人和日本人產生身份認同上的矛盾。

總之，1930 年代的臺灣旅日學生在日本面臨認同危機，這種危機源於他們身處異鄉，受到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並且面臨身份認同上的困惑和壓力。

### 三、小說〈首與體〉「時空」的人物內容

小說是由環境、人物與情節三要素所構成，作者可以虛構或想像，

---

<sup>6</sup> 巫永福：〈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經驗〉，沈萌華主編：《巫永福全集 7·評論卷 2》（臺北：傳神福音文化公司，1996 年 5 月），頁 106。

利用文學綜合的穿插表現手法呈現。所以小說更能充分展現豐富、廣闊的生活體驗。〈首與體〉小說中，描述的是透過兩位臺灣兩位「旅日求學」的青年學生，所演譯出來的故事，文本中寫著：

昨天學校放假，我跟 S 兩人結伴喝了酒。我們都不喜歡甜酒，所以酤了一瓶一升裝的辣味白鷹。隨便買了點酒菜，在我住的宿舍二樓開懷暢飲。S 的酒量不大，才喝不到半瓶，就醉倒了……前天 S 到我住處玩紙牌玩到深更半夜，他說：「我乾脆在你這兒過夜算了。」二人昨天起床時已經超過十二點二十分。這一天學校開會，所以我就沒再去學校，我提議要不要去喝酒，於是兩人在二點多的時候就去酤了酒，胡亂買了些下酒的菜，回到二樓据案喝將起來。<sup>7</sup>

這種悠哉無所拘束的學生生涯。豈不快哉？描述想留在東京的學生，可以繼續過著聽歌劇，欣賞音樂，流連咖啡屋的愜意生活。心中實在不想回臺灣面對婚姻問題，小說繼續寫道：

事實上，我知道我們近期間就要分別了，可是他卻不願意離我而去。這是首與體的相反對立狀態。因為他自己想留在東京，可是他的家卻要他的「體」，一封接一封的家書頻頻催他「返鄉」。理由是要他回家解決重大的結婚問題。所以他想留在東京。<sup>8</sup>

巫永福寫出了當時臺灣被殖民者的知識分子，被統治者質化的心理狀態，相對而言，到底東京是「首或體」，還是臺灣是「首或體」，矛盾心理不斷產生。小說的重點是在於「我」是好友面臨的「首」與「體」的困惑，而陷入困頓中。「我」，看見了口中噴水的獅子頭，再想起獅頭含意的思索，然後，又看到噴水的羊首。用獅頭與羊首，來做兩個強烈對比，促使「我」欲尋求兩者所存在的關係：

這時候我又猛然想起獅子的頭。溫馴的羊跟威猛的獅子在我腦海裏

---

<sup>7</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2月），頁73-74。

<sup>8</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79-80。

構成了奇異的圖象，錯愕之中，我想到要從這奇異的對象上面尋找根據。……但是我當時的想法卻是這樣，想在羊跟獅子這兩個對象身上找出某種解釋線索（不管解釋為何，都能讓我從中獲得自我滿足、體味牽強附會的妙趣）。<sup>9</sup>

巫永福小說的場景，最終如此的結局：

有獅子頭、羊身；跟有獅身、羊首的二頭怪獸以加速度疾馳過來，猛烈地衝撞成一團。我忍不住眼睛一閉，眼前立刻出現埃及的史芬克可（人面獅身獸）。二頭怪獸還沒有決勝負，倒出現了史芬克司，不由得讓我有些張惶失措。……我們走出茉莉。寒風砭骨。迷離的燈火給人不真實的寂寞感覺。想到往後我們就要各奔東西、自闢新的天地，不免又念頭一動：或者再到酒館喝兩杯，算是餞別？<sup>10</sup>

旅日學生面對日本東京的愜意生活，而且當時的東京，相對臺灣也較進步、現代化。面對此問題，就如陷入困境「首」、「體」不和諧的現象。所以小說中所要試圖瞭解「獅頭」與「羊首」的關係結果，就好像來自於好友 S 的「首與體」的問題。進一步地說，就是 S 的「體」被家人要求回臺去處理「婚事」問題，但是 S 的「首」，卻欲想留在東京。這種的糾葛，就是小說中「旅日求學者」的時空環境。

#### 四、旅外求學者的「時空環境」

探究臺灣「旅外求學者小說」，在 1920 年代之時，就有以東京、北京為場景，敘述旅外求學者的生涯與心理小說的情節。例如楊雲萍（1906-2000），1926 年的〈到異鄉〉、〈弟兄〉，1927 年的〈加里飯〉，以及張我軍（1902-1955）在 1926 年的〈買彩票〉，1929 年的〈誘惑〉……。

因為在此是以討論巫永福小說的〈首與體〉，所以僅就楊雲萍小說，同樣是東京求學的场景，做比較。楊雲萍在小說〈兄弟〉中，描寫東京、臺灣對比的景象：

<sup>9</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 79。

<sup>10</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 83。

……卻拖不盡白晝時的喧囂，幾多電燈在黃陳濛濛裡，車馬轟轟裡明滅。……小溪裡的摸魚，竹仔山的吃龍眼，晚飯時的談笑。……。<sup>11</sup>

上一段是東京夜晚的繁華景象，後面接著想起故鄉臺灣夜晚對比的情景。最令人感觸的是，被殖民者的貧窮身份，自己卻置身於統治者的高樓大廈的都市裡，心中所浮現的是在臺灣的家中貧窮的狀況，因為腦袋中有小說〈加里飯〉所言：

浮出為一家十口，而日夜勞勞奔命的，一個愚直、忠厚、可憐四十多歲的型態來。……金融界大不佳！米價又落！租稅則一回加重一回！應酬亦甚繁劇（案：此只與日警、校長的「應酬」）……像懂得他自己的根底……學費不夠的貧青年，被人征服的獵人種……般的，在愚弄他、嘲笑他……<sup>12</sup>

1920 年代，楊雲萍透過小說，敘述臺灣在東京求學者的感受，他們是來自被統治下的臺灣的窮學生，一個被人剝削的次等公民，在東京城市裡，他們的心中，是如何的苦悶。

然而，1930 年代，小說的書寫，又另有一番面貌。1932 年，巫永福入學明治大學文藝科，年僅 20 歲。在 1933 年 3 月與從臺灣來東京求學的學生，王白淵、施學習、蘇維熊、張文環、吳坤煌、劉捷等人，籌組「臺灣藝術研究會」，7 月就發行創刊雜誌《福爾摩沙》。

巫永福的小說，就明顯的與楊雲萍心中不安、憤怒的情節有很大的差異。巫氏在小說〈首與體〉中，所置身的異地時空，是慶幸得以窺視文學與音樂的饗宴，雖然他們對俄羅斯的契訶夫劇作家，不太瞭解，但是能夠去帝國飯店欣賞其《櫻園》之作。並且品頭論足一番，誠是高興。小說中寫道：

身為文學青年，對於能接觸到偉大作家的戲曲，自然感到十分興奮

---

<sup>11</sup> 楊雲萍：〈兄弟〉，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36。

<sup>12</sup> 楊雲萍：〈加里飯〉，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49。



跟欣慰，平常上課總是無精打采，今天去不管風大，一路笑著到學校。<sup>13</sup>

由此，可以感受到巫永福小說所敘述的現象，已非楊雲萍的小說中，在異地時空環境下，心底充滿不安與憤憤不平。而是在談兩位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在東京城市中，快樂的享受文學的洗禮。

劉捷（1911-2004）在日治時期，曾數次赴日本東京。1933（昭和八年）年11月《臺灣新民報》在東京設立支局，劉捷受派到東京分社，是他二度赴日。透過《臺灣新聞》一位速記記者的介紹，才得以獲得前往日本貴族院的速記練習所有此進修機會，實際上，大部分的時間，皆與臺灣藝術研究會的同好在一起，參與各種有關文學、藝術的集會。劉捷在《我的懺悔錄》中寫道：

我形式上白天在東京分社上班，夜間學速記術，實際上大部分的時間是訪友，隨從那些大學生前往各大學聽講，或到處聽取有關文學的講演。……<sup>14</sup>

劉捷尤其最常前往的大學，有東京帝大、法政大學、明治大學等，因為在這幾所大學裡講學的，很多是當時日本文壇著名的學者、作者與評論家。除了校園以外，大師也常在「喫茶店」談論文學，東京市內，也到處有文化人開的「喫茶店」，點購的咖啡十元一杯，即可欣賞音樂或與文人作家同坐交談。劉捷言：

我的記憶中最深的是俄羅斯文學的大家秋田雨雀，他當時已經是八十多歲的銀髮作家，但毫無「年老」的感覺，滔滔不絕，邊喝咖啡，邊與我們數為青年人談笑風生，不知時刻已晚矣。<sup>15</sup>

「喫茶店」是學生的集會、聚會所，更是作家的休閒憩所。他在吳坤煌等人的介紹之下，認識秋田雨雀、中野重治等左翼文化運動知名人

---

<sup>13</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小說卷》，頁75-76。

<sup>14</sup>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46。

<sup>15</sup>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77。

士。也經由其他友人的引薦，得與結識當時的評論家大宅壯一與森山啟等人物。這些「喫茶店」是當時東京頗具意義的文化場域，不僅是結交知名文人的空間，亦是提供學生、社會人士，能夠感染文化氛圍的場所，所以令劉捷記憶猶新。

## 五、結論

巫永福曾言：「我受過小說創造之訓練、指導，我知道如何看人生、抓重點，這對個人是事業的發展也有幫助，……我也將這種訓練所賜應用在生活上面，美術、古玩評鑑方面，我覺得的人生非常豐富。」<sup>16</sup>所以此篇小說內容的主角，巫氏用符號 S，來處理他的角色，事實上，這種超越現實主義的描寫，也是一種藝術的表達方式。也是一種寫作策略。以一個二十歲的文青作家，有如此突出的表現，實在令人激賞，這就是受過文學訓練的了不起之作。所以，巫永福往後經營人生，無往不利。

臺灣在日治時期，日本統治當局，強力的推廣下，旅日求學的人數，倍有增加。日本挾起軍事帝國強權，及先進國家優勢，希望能將其文化，灌輸在臺灣的菁英青年身上，以利訓練這些菁英，將來能為日本效忠、宣傳，達到完全控管臺灣的目的。而這些旅日求學者，所書寫的異地景象，也算是旅遊文學的一環，林淑慧指出：

旅遊具空間移動的特性，旅遊書寫呈現作者與時空情境的關聯。旅遊書寫的研究涉及空間移動、風土再現、記憶及認同、帝國與殖民心理機制、漂泊與離散等面向，這些概念呈現此學術領域範疇的延展性。……多蘊含作者的跨界文化比較觀。<sup>17</sup>

所以旅遊書寫的內容，所投射、呈現的心境，與旅人的學養、經歷及當時的時空環境氛圍，是有相當的關聯。

日治時期在東京求學的臺灣菁英份子，在面對母國「臺灣」與異族

---

<sup>16</sup>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評論卷》（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2月），頁76。

<sup>17</sup> 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的漢文旅遊書寫》（臺北：萬卷樓，2016年8月），頁1。

統治的「日本」，他們的現實困境，巫永福的〈首與體〉小說，以他擅長的深入人物心裡描述手法，分析了 1930 年代的「旅日求學者」時空環境下的困惑心態問題。如果依此線索追尋殖民時期、戰爭時期、戰後時期等相關知識菁英份子的不同時空環境下的心靈意識，應是很有探析意義的範疇。期待有志之士，再來共同研究。

## 引用文獻

### 一、近人論著

#### (一) 專著

巫永福著、許俊雅編：《巫永福精選集》（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公司，2010 年 12 月）。

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的漢文旅遊書寫》（臺北：萬卷樓，2016 年 8 月）。

沈萌華主編：《巫永福全集》（臺北：傳神福音出版社，1999 年 6 月）。

張恆豪主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2 月）。

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

#### (二) 期刊論文

卞鳳奎：〈日治時代臺籍留日學生的民族主義〉，《海洋文化》第 6 期（2009 年 6 月）。